

• 2 •

科学报

一九八二年九月九日 星期四



献身祖国光学事业的忠诚战士

——记优秀中年科学家蒋筑英

本报通讯员 宋世峰 本报记者 高景泰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五日上午，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同志，就加速培养人才，充分发挥中年科技骨干作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讨论中，大家欣喜地谈起长春光机所副研究员蒋筑英这位光学界的后起之秀，准备尽快交给他更重要的任务，让他及早接过老科学家的担子。可是，就在这天夜里，两个加急电话，一个不幸的消息，接连从长春、成都传来：“蒋筑英于十七时零三分在成都病逝。”白天参加了一天会议，此时尚未休息的著名光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院长王大珩，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惊呆了：“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啊！”老科学家喃喃自语，心痛欲碎，禁不住双拳捶头，泪如泉涌……噩耗随着电波传向四面八方，人们无不为之惊愕、惋惜、悲痛。在他生活、工作过的每一个地方，人们怀着无限的哀思，深深怀念这位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祖国光学事业的忠诚战士。

立志为祖国的光学事业攀登高峰

一九六三年元旦，在长春光机所技术光学研究室职工联欢晚会上，一个精明俊秀的小伙子大步行到台上，用熟练的法语朗诵了一首赞美居里夫人的短诗。他那真挚的情感，优美的语调所表达出来的献身科学的精神，博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

他就是蒋筑英。他刚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考取王大珩所长的研究生还不到半年。可他的名字，他的勤奋和刻苦钻研精神，却早已为大家所熟知。就是他，六年大学生活中的十一个假期，就有八个假期是在学校图书馆和实验室里渡过的；就是他，劝阻了母亲要他回家乡杭州工作的打算，毅然选择了东北作为他的向科学进军新生活的出发点，立志为祖国光学事业攀登高峰。

王大珩从我国光学事业的现状和发展着想，为蒋筑英选定了光学传递函数这一研究课题。光学传递函数，国外称为OTF，既是应用光学的理论课题，也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基础技术。当时国外这方面的研究已开始应用于生产实践。国内王大珩、王之江等科学家十分关注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性研究工作，急需一批后来者集中精力攻关，加以开拓，尽快建立我国自己的现代化的检测、评价光学系统成像质量的设备和方法。大力开展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无疑将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蒋筑英正值风华之年，在导师的带领下，开始了坚韧不拔的攻关。他一头扎入科学知识的海洋，认真汲取前人积累的点点财富，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苦心钻研，夜以继日。他和同志们一起，经过近七百个日日夜夜，终于在一九六五年建立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一个不足三十岁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为我国光学事业的科学研究和生产应用提供了最新的技术条件。日本学者村田和美参观了这套装置之后，曾称赞说：“想不到中国这么早就搞出这样高精度的装置！你们应当报道出去，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的才能。”蒋筑英在完成这项研究之后，又精心编制了光学传递函数计算程序，负责组建了国内第一个光学传递函数测量实验室；对国外OTF测定装置作了详细研究，提出了大型近距OTF测定装置方案报告；在传递函数标准化方面，提议研制了三种作为国内鉴定传递函数装置的标准镜头；发表了十篇有关传递函数研究的学术论文报告……在科学攻关的崎岖之路上，他不愧是一

做他的导师，王大珩看到，这是一个认准了目标锲而不舍的人，是一块经过雕琢必将闪闪发光的璞玉！老科学家爱之愈深，要求愈严，不断给他提出一些难度更大的课题，有意识地引导他广泛涉猎于光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蒋筑英更加不知疲倦地向未知领域进军，并掌握了英、俄、德、法、日五门外语，为继续攀登新的高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七四年，我国科技工作者在进行彩色电视攻关时，一时为得不到彩色复现所困惑。为这一问题，王大珩在长春举办了一期色度学学习班。其时正值“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猖獗，办班之难可想而知。蒋筑英不

仅从导师身上学到了知识，更看到了老科学家对祖国科学事业的一片赤诚。他平均每天工作达十四、五个小时，终于编写出“彩色电视摄像机校色矩阵最优化程序”，提出了用校色矩阵解决色复原质量问题的新方案。这在国内还是一个创举，不少人对它的实际效果表示怀疑。不久，根据这个计算程序设计制作的矩阵在北京电视台进行现场试验，绚丽多彩的物质形象顿时在电视屏幕上复现出来，图象清晰、色彩鲜明、效果十分理想。

粉碎“四人帮”，迎来了祖国科学事业的春天。蒋筑英更浑身充满了使不完的劲头，向着新的目标，开始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进军。在光学检验方面，运用多种光学检验手段与装校、设计工作者一起，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许多关键技术难题，主持过两次全国性的镜头测试鉴定会议，编写了《彩色电视变焦距镜头技术标准方法》。在颜色光学领域，设计了我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及镀膜要求，发表了五篇学术论文，其中《显像管色座变动对彩色电视复现的影响》已作为国内制定荧光粉色度值标准的参考文献之一。对国产定焦距和变焦距电影电视摄影镜头的偏色问题，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测试、分析工作，撰写了《关于摄影镜头的光谱透过率》重要论著，对认识和解决目前电视电影镜头普遍存在的光谱透过率问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X射线测试技术方面，对超光表面质量，做了大量实验，积累了具体实践经验，使检测精度达到一根头发丝的十万分之一，被同行们誉为“水平很高，很有独创性。”

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八二年，整整二十年的时光，蒋筑英把生命的分分秒秒都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但他既不居功，更不满足，目光始终盯着新的高峰。就在逝世前不久，他还满怀激情地和大家说：“我们这一代中年人，肩负着继往开来的重任，前面还有多少事要做啊！”

时刻想着祖国建设事业的需要

蒋筑英潜心于自己无限热爱的科研工作，更

是时时关心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牢记一个科学工作者对祖国繁荣、人民富强应尽的责任。他注意选择与国民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课题。他一生为祖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所做出的许多贡献，正是他胸怀祖国四化，立志振兴中华的生动写照。

吉林省的许多光学企业，是在长春光机所的技术咨询和帮助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蒋筑英对这些企业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劳动和心血。长春市的几个光学仪器厂，把蒋筑英当作自己信得过的参谋和顾问。在第一光学仪器厂，他建议：应当搞总体设计。在第二光学仪器厂，他亲自进行了市场调查，建议这个工厂生产变焦距镜头。产品上马之后，一时质量不过关。蒋筑英干脆跑到厂里，亲自对镜片进行仔细地检测分析，终于查明原因，提出了改进措施，使这项产品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平。如今，产品销路大增，供不应求，仅这一项已使工厂实现了利税三十三万元。

有一次，他正在外地出差，接到天津电视台关于解决飞点扫描彩色电视电影机彩色还原效果不好的求援。当时他手头一无仪器，二无资料，但想到生产单位的急需，便顾不上旅途辛劳，同老科学家冯家璋一起连夜奔赴天津。经过反复钻研、探讨，回到长春后又亲自帮助制作了一套彩色玻璃滤光片。天津电视台的同志感动地说：“这样热心负责的科技工作者，真令人钦佩！”

一九七五年，有关部门进口一批日本玛米亚像机和附件，请蒋筑英同志帮助检测验收。他毫不犹豫，当作一项任务接受下来。一连几天钻在实验室，对全部进口镜头进行了全面仔细的检测分析，终于查出了存在象散、中心慧差、雾状霉点等质量问题，并拍成检测图片送交商检部门，使我方向外商索赔成功，避免了经济损失，维护了祖国尊严。当外商看到蒋筑英提供的技术检测论据时，大为惊讶，连连点头说：“了不起，中国有内行！”

象这样的工作，蒋筑英做过的何止几件、几十件！他放弃了无数个假日休息，得到过他帮助的单位遍布全国十几个省市。也曾有人劝他：“依你的基础和才华，何不趁年轻时多写几篇论文，却把许多时间和精力花在为别人服务上，太可惜了。”他笑着回答：“国家需要就是我们的责任。一个科学工作者怎么能对生产实际问题袖手旁观？”

蒋筑英同志逝世后，省内外许多工厂企业的干部、工人禁不住痛哭失声，数百封唁电从祖国的山南海北飞来。这是蒋筑英同志的光荣，也是所有科学工作者的光荣。一个为祖国建设做出了贡献的科学家，人民永远记着他！

他的心和党靠得很紧很紧

有人说，蒋筑英是个苦命人。十五岁时，父亲因历史问题被错判入狱，母亲多病，弟妹年幼，经济上的困难，政治上的压力，一齐落在他的身上。困境恰如人生的岔路口，既有艰苦的磨炼，也有严峻的选择。蒋筑英一不抱怨，二不气馁，立志要做一个对党和人民有用的人。他不只一次地说过：“我希望自己能成为党组织的一员，把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当作自己生活的奋斗目标，而成为党组织的一员，也是自己的光荣归宿。”

十年动乱当中，由于父亲的问题，他承担了更重的精神压力，遭到围攻，辱骂。有人曾偷偷劝告他：（下转第三版）

在国内首家刊发本报记者独家采写的《献身祖国光学事业的忠诚战士——蒋筑英》。